

今年是秦少游诞辰970周年,高邮将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。这实在很有必要。作为高邮籍的乡贤名士,秦少游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很高,影响深远。可以这样说,能够取得如此重要成就的,千年以来,在秦邮土地上的文人墨客无出其右,即使放眼扬州,也是无人比肩。秦观,的确是站在云端之上的“国士”。

秦观,原字太虚,后改字少游。因自号淮海居士,人称淮海先生。高邮孟城得名的来历就源自他的《送孙诚之尉北海》这首长诗中的四句:“吾乡如覆盂,地据扬楚脊。环以万顷湖,天粘四无壁”。近千年以来,高邮人均以秦观为骄傲,但真正全面了解秦少游的却不多。大多数高邮人只知道其词作中的一个名句,比如《鹊桥仙》:“两情若是久长时,又岂在朝朝暮暮”,还有《满庭芳》的首句:“山抹微云,天连衰草”。高邮文游台内有秦少游塑像,一派儒雅学者的气韵。实际上,真实的秦少游并非完全如此,而是另一番样子。据史料记载,秦少游豪爽、喜酒、美髯、腹便,全然突破了关于婉约派的想象。由于生活的磨难,其逐渐沉郁。秦少游墓地现存无锡惠山,秦氏后人多居无锡秦村。在高邮,秦少游故里武宁左厢里历史遗存不多,深入研究秦少游的也不多。近年来,人们关注秦少游,是因为他的《鹊桥仙》正在演绎成为七夕情人节,甚至中国情人节。虽然氛围逐年加强,各种活动也越来越多,但规模和效应和秦少游的名望不够匹配。关于其人、其事、其词、其文、其字等等,研究运用的空间仍然十分广阔。

秦少游的一生,并不算长寿。史料记载,1049年生,1100年死。51岁。秦少游出名很早,但做官却较晚。直至1085年第三次才考取进士,其时已是36岁。他在官场上先后闯荡15年,官阶不算高。他是一个政治上的弱者,诗词创作上的巨人。可以肯定的是,秦少游在36岁前,大部分时间是生活在高邮。其间,他曾不断外出游历。他在出仕前,主要是读书、创作,颇有名声,交往的大多是当时的文化名流,其中最突出的是苏东坡。

苏东坡比秦观大12岁,出名早,做官也早。苏东坡是最早欣赏秦少游的名人。说他有“屈、宋之才”,尤其喜爱他的词作。苏东坡曾将秦观和柳永并论,“山抹微云秦学士,露花倒影柳屯田”。因

读汪老子女贺信有感

□ 陈其昌

2018年10月4日,我提前过80岁生日,并举行了《烟柳依依》新书首发式。不少领导、嘉宾、文友、学生发表了讲话,送来寿联、字画、贺信,皆弥足珍贵。而汪曾祺先生的子女汪朗、汪明、汪朝发来的贺信令我心存感激,又深觉内疚。他们称我是汪老的老朋友、好朋友,也是一个大好人。完全是拔高了。如果此语用在南京的陆建华、本土的朱延庆身上,那会恰如其分。汪老的老朋友是林斤澜、邓友梅、邵燕祥、王蒙、铁凝,以至王干、费振钟等人。我连做他的学生的资格也没有,顶多是一个心系汪老的汪迷,抑或是一个延续汪老薪火的平常文化人。

我把贺信看作是对我的鞭策。只要不发病,我决不辍笔。

回顾往事,汪老对我有过批评。他在南京白下饭店下榻时,我问他:“这10元一夜的房间你能报销吗?住不住?”汪老只说了一个字:“住。”然后他对同学刘子平(我的老师)说:“陈其昌怎么话都不会说,真夯。”汪老在写样板戏的时候,什么高级房间没有住过?既然政府邀请他回乡,我还问“报销”,理应由政府报销啊。汪老批评得对。

高邮文联成立后,我写信请他题词。他便

围棋相传为尧帝亲手所制。当初制棋的目的,是为陶冶太子丹朱的性情,使他去器讼嫚泛、傲慢荒唐之气而走入正道。所以战国史官所撰的《世本》称:“尧造围棋,丹朱善弈。”而到了西汉,围棋对弈已相当广泛流传。说到尧造围棋的传说,还真的就我们高邮身边。高邮湖之西南天山镇境内有座神居山,“神山爽气”是“秦邮八景”之一。风景秀丽,仙人宜居。传说这里便是尧的出生地,尧在此地留有遗迹仙人井、仙人棋、排牙石、千年古柏。这一带的居民人尽皆知,可惜上世纪

云端之上的秦少游

□ 王俊坤

将秦观归附苏轼门下,人称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。秦观死后,苏轼十分悲怆:“少游已矣,虽万人何赎。”秦少游一生诗词成就十分耀眼,然在政治上始终失意,为官生涯多数处于贬逐之中。更为险恶的是,秦观死后,宋徽宗听从宰相蔡京的主张将秦观等数百名正直的大臣列入“奸党”之碑,并祸及子孙。一直到28年后,南宋高宗下诏彻底平反,并追赠“苏门四学士”秦观等直龙图阁。这才有后人称颂的“秦龙图”。

秦少游的一生创作丰富。著有《淮海集》《淮海居士长短句》。具体地说,有词100多首,诗430多首,文250余篇。由于政治上遭贬,千古以来,人们对秦少游的评价均从诗词入手。其实,他在许多方面成就很高,由于词作过于优秀,从而遮掩了其他方面的光辉,尤其是诗,是宋诗中的大家,但未获得应有的文学史地位。最不地道的是金代元好问的评价,他在《论诗绝句》中说:“有情芍药含春泪,无力蔷薇卧晚枝。拈出退之山石句,始知渠是女郎诗。”他将秦观和唐代诗人韩愈相比,认为韩诗雄浑壮美,秦诗柔弱。这不免有失公允,是偏激之论。然而,此说影响深远,致使秦诗评价偏差较大。毫无疑问,秦少游最杰出的当然是词作,是一代词宗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评价他:“而词情韵兼胜,在苏黄之上。”秦少游传世词作100余首,均是高质量。综合多种权威版本,最著名的大约有10来首。分别是《鹊桥仙》《满庭芳》2首,《望海潮》《木兰花》《浣溪沙》《八六子》《阮郎归》《如梦令》《江城子》等等。

秦少游犹如一只迎风高飞的漂亮风筝,千年以来,始终吟唱于文学的云端之上,魅力四射,难以超越。因为秦少游,高邮的知名度得到提升。宋代黄庭坚《送少章从翰林苏公余杭》:“东南淮海惟扬州,国士无双秦少游。”宋代杨万里《过高邮》:“一州斗大君休笑,国士秦郎此故乡。”清人王士禛《高邮雨泊》:“风流不见秦淮海,寂寞人间五百年。”秦少游站在高高的云端上,后人愧望其背。但同时,我们也应客观地看到,作为词宗的秦少游,在其故乡高邮的土地上仍显得孤独和清冷,其名人大师的魅力尚需得到更有力、有效的彰显。

写下了“风流千古说文游”那首七绝,行书,墨色如漆,时间为1986年6月(即文联成立后不久)。汪老的题词是写在《晚飯花》的扉页上的,这书连同信封我一直珍藏着。

同样珍藏的还有专题片《梦故乡》的主题歌词,那是汪老用钢笔写的。其钢笔字颇具功力,同他的《受戒》等手稿一样,让人爱不释手。《珠湖》早期的封面题名是杨汝祐先生写的,颇好,但比汪老的或竖或横的题名要逊色得多。可惜汪老的原迹已不复存在。

有趣的是汪老为我市第一本报告文学集题词、题名。我们原书名为《珠湖春潮》。他来信说,珠湖又不是大海,哪来大潮哩?我原以为春潮非实指,后来想想还是汪老《珠湖春讯》用得好。他还撰书七绝一首:“珠湖春讯近如何,缩项鳊鱼价几多。唯愿吾民堪鼓腹,百舟载货出漕河(指运河)。”可见汪老关心家乡人民的温饱 and 经济发展。

《汪曾祺书画集》是汪老子女专门为家乡父老和朋友圈出版的一本非卖品书画册。其费用来自汪老部分稿酬。大概印两千册,就给家乡800册。可见汪老子女既延传汪老的思乡之情,亦实现汪老生前的夙愿。为取这800本画册,我找了市印刷厂赴宁回程的卡车捎带。接货是在南京火车站货场。我们从宁回邮,已是晚上,我请司机和友人一道搬上楼。司机不要钱,只要一本画册。

70年代开采铁矿时全给破坏了。

仙人棋

□ 真启梁

说到这仙人棋,神居山人还说活灵活现。一说这仙人棋盘“高大上”:高,有几丈;大,有足球场那么大;上,得爬10分钟的坡。棋盘上隐约有纵横19条纹络。其上还零散摆放着几墩石块,最大的一墩居天元之中。还有另一种说法,讲这棋盘也不比想象的大多少,上面纵横错落,棋子分明。不过,平时看不到,每年只有农历三月初三短暂的月夜,透过缭绕的云雾才能看到,似乎有两个老者,鹤发童颜,捻须笑弈。还说得神乎其神,东首为帝尧,西首为烂柯之人王质……

为两人关系过于密切,又同属当时旧党人物,苏东坡影响秦少游一生的政治走向。两人亦师亦友,气味相投。时人

扬州大明寺,因始建于南朝宋大明年间(457—464)而得名。隋仁寿元年(601)因供养佛骨而建栖灵塔,唐鉴真法师曾任大明寺住持,至唐会昌三年(843),栖灵塔遭大火焚毁。现存栖灵塔乃上世纪九十年代建成,栖灵塔的东峰是观音山,现存观音山为清末以后陆续建成。观音山供奉着四大名山的菩萨:正殿为普陀之观音,余则为五台之文殊、峨眉之普贤、九华之地藏。《金陵岁时记》载:“善男信女于此三月(笔者注:观音二月十九诞辰、六月十九成道和九月十九出家,共三月)茹素,曰观音斋。”近些年来,观音山香火日盛。每年六月十九,海内外前来观音山敬香膜拜的善男信女摩肩接踵、络绎不绝,给当日观音山及山下周边的交通、治安秩序带来一定的压力,也成为扬州的一道别样风景。

观音山乃隋炀帝的迷楼旧址。《大业拾遗记》载:“大业十二年(616),炀帝将幸江都……色荒愈炽,因此乃建‘迷楼’。择下俚稚女居之,使衣轻罗单裳,倚檻望之,势若飞举。又藏名香于四隅,烟气霏霏,常若朝雾未散。谓为神仙境不我多也。楼上张四宝帐,帐各异名:一名‘散春愁’,二名‘醉忘归’,三名‘夜酣香’,四名‘延秋月’……唐帝提兵号令入京,见迷楼,太宗曰:‘此皆民膏血所为也!’乃命焚之。经月火不灭。”可见隋炀帝晚年之荒淫绝与肉林酒池的商纣王有得一拼,后迷楼毁于战火。《乾隆江都县志》卷十六《古迹》载:“迷楼在城西北七里,隋炀帝建。摘星楼在城西北,《名胜志》云:宝祐(1253—1258)城楼即故摘星楼也,江淮南北一览可尽……摘星台在摘星楼后……摘星亭在摘星楼后。”可见摘星楼时又初具规模。

宋元丰二年(1079)十二月,苏辙因坐苏轼“乌台诗案”,由签书南京(今商丘)通判黜为监筠州酒税,次年三月苏辙赴淮南,与秦观会于高邮,逗留两日。秦观因寒食需上塚,只送苏辙至邵伯埭。苏辙留广陵甚久,并分别以“九曲池”“平山堂”“蜀井”“摘星亭”“光化塔”为题而作《扬州五咏》。此时,苏轼被贬黄州,苏辙也遭贬黜,心境可想而知。而尚未出仕的秦观不仅陪苏辙两日,且对苏辙的《扬州五咏》——次韵作诗。

秦观《次韵子由题平山堂》云: 栋宇高开古寺间,尽妆佳处入雕栏。山浮海上青螺远,天转江南碧玉宽。雨槛幽花滋浅泪,风危清酒涨微澜。游人若论登临美,须作淮东第一观。

夏夜,独自一人伴着习习凉风漫步。走着走着,忽听到远处一片嘈杂,循声而去,原来广场上正放着电影。观众们或坐在台阶,或依着树干,时不时有人会点上一根烟,享受着这份闲适。想不到在这城市的一隅也有这样的露天电影。我的思绪一下回到了30多年前。

那个年代,老百姓物质生活还不是很充裕,更别说精神生活,偶尔的一次乡土娱乐成了一种奢望,因此,对于难得的一场露天电影就特别期待。

那时,全乡也就一个放映队,一部放映机,而且要负责全乡各村组的放映工作,一年下来,一个村也没有几次。孩子们为了看场电影,经常走乡串村,虽赶得辛苦,但那份看电影的激动早已掩盖了所有的奔波与劳累。

“今天晚上,我们村要放电影啦!”这振奋人心的消息马上就在村里传开了,不光我们小孩高兴,就连一天忙到晚的大人们也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,早早地就忙开了。在放电影的当天,无论你走在哪家,准能闻到蚕豆葵花的香味。这可成了那时娱乐消遣的标配,虽然与现在的奶茶、薯片等不能比,但那种感觉丝毫不差。

天还没黑,电影放映前的一段歌曲早已吸引了四里八乡的人,孩子们更是围着放映员跑来跑去,几个大一点的孩子还凑近了问:“今天放什么电影?今天

秦观与观音山的情缘

□ 翟荣明

清雍正年间,扬州知府高士钥邀请金坛籍书法家蒋衡书写秦观的“淮东第一观”,勒石立于大明寺前。

《次韵子由题蜀井》云: 蜀冈精气滴多年,故有清泉发石田。乍饮肺肝俱冰雪,久窥杖屐亦轻便。炊成香稻流珠滑,煮出新茶泼乳鲜。坐使二公乡思动,放杯西望欲挥鞭。 苏辙诗《蜀井》,题后自注“在大明寺”,盖指大明寺之至今犹存的“天下第五泉”。欧阳修《大明寺泉水记》中称:“此井为水之美者也。”秦观因苏辙本蜀人,故有“乡思动、西望欲挥鞭”之语。据《江都县志》载“蜀井在府城东北蜀冈禅智寺侧,其泉脉通蜀,味甘冽。”扬州人所称蜀井则为竹西八景之一的“蜀井第一泉”。

秦观《次韵子由题摘星亭迷楼旧址》云:

昆仑左右两招提,中起孤高雉堞西。不见烧香成宿雾,虚传载锦作障泥。萤流花苑飞星乱,芜满春城绿发齐。长忆凭栏风雨后,断虹明处海天低。 对隋炀帝的骄奢淫逸进行了批判,王朝兴衰更替之感跃然纸上。 秦观《望海潮?星分斗》词下阕云: 追思故国繁雄。有迷楼挂斗,月观横空。纹锦制帆,明珠溅雨,宁论爵马鱼龙。往事逐孤鸿,但乱云流水,萦带离宫。最好挥毫万字,一饮拼千钟。

庆历八年(1048),扬州太守欧阳修在大明寺西侧的蜀园中峰修建“平山堂”,并在堂前亲手种下杨柳树和琼花。秦词描绘了隋炀帝时扬州“迷楼挂斗、月观横空、纹锦制帆、明珠溅雨、爵马鱼龙”的繁华,同时抒发了对“挥毫万字、一饮千钟”文章太守欧阳文忠之景仰。

秦观三十七岁中举前大抵在家乡高邮半耕半读,也多次赴扬州、湖越等地游历。其在《与李乐天简》中说自己在家杜门却扫,以文史自娱的同时,“时复扁舟,循邗沟而南,以适广陵。泛九曲池访,隋氏陈迹;入大明寺,饮蜀井;上平山堂,折欧阳文忠所种柳,而诵其所赋诗,为之喟然以叹。遂登摘星寺。寺,迷楼故址也。其地最高,金陵、海门诸山历历皆在履下。”秦观在其作品中流露出对家乡的眷念是不言而喻的。其创制的词牌《梦扬州》,词末云:“望翠楼,帘卷金钩。佳会阻,离情正乱,频梦扬州。”

的电影好看吗?”此时的放映员俨然成了孩子们心中的重量级人物。

没过多久,学校操场上就汇集了越来越多的人。来得早的,拿个小板凳先抢占有利位置,来得迟的也不要紧,自己早有准备,扛了个大长凳子。因为我家紧挨着学校,每到此时,总是有人来借凳子,为此,热情的父母经常站着吃晚饭,还不停地说:“没事,没事,你拿去吧!”而调皮的我事先也早已藏起了一两张凳子。

电影开始了。大家三五成群,基本是按家庭落座的,也有借此机会朋友小聚的。那些没有凳子的,有的爬到树上、院墙上,还有的靠在墙角站着,总之,都能找到自己最佳的欣赏位置。大家时而为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而紧张不已,时而为荡气回肠的英雄壮举而拍手称快,完全忘却了一天的疲惫与辛劳。

电影快结束了,操场上的人也越来越少。一些幼小的孩子早已在妈妈的怀里睡着了,大一些的孩子似乎精力十足,还沉浸在精彩的情境之中;大人们也有不少站了起来,准备回家了。

时间过得真快,不知不觉,两部影片就结束了。许多人意犹未尽,跑到放映员那里,询问下次放映的时间。

如今,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,电影放映早已从室外走向了室内,观影环境也大大地改善了,但那种露天电影的情趣还是让我难以忘记。